

二〇〇五年古晉報恩念佛堂中元普度—法器儀規教學 悟
道法師主講 (共一集) 2005/8/16 古晉報恩念佛
堂 檔名：63-001-0001

當家悟忍法師，諸位法師，各淨宗學會會長、同修大德，大家好。阿彌陀佛！請放掌。

今天下午這支香，我們當家師希望悟道來跟大家講一點有關法器方面的，在我們道場共修法器儀規是每問的。早年我們在台北景美華藏佛教圖書館，教法器、唱念儀規都是由韓館長她請幾位唱念的法師來圖書館給我們指導。其他的時間，就是韓館長帶我們大家練習。在外面請法師來，一般法師都很忙，實在講來時間也非常有限，完全靠自己在那邊摸索，有法師來請問一下。平常我們也很少有時間去親近這些對於唱念儀規比較有研究的法師。

當初我個人出家，志願是跟老和尚學講經。是聽經聽了十五年出家的，所以志願，我也不在學法器。平常聽經，老和尚也常常講，學了法器就去趕經懺。出家之後，在台北佛陀教育基金會，老和尚要我跟日常法師學戒律。日常法師也很反對我們學唱念，他也是認為出家人一學唱念就去趕經懺，心就不在道上，趕經懺你就為了賺錢。當然這兩位老人家講的很符合我的意思，因為我出家本來就不是為了趕經懺，我只是想學講經，所以當時也沒有用心要去學。但是出家之後，在佛陀教育基金會，問題來了，一般在家居士他也學法器，我還沒有剃度就去基金會做義工，我不會法器，人家當然也不會找我去敲法器，頭一剃下來，你是法師，應該由你去帶。這下可慘了，上去也沒有人教，老和尚他也不教法器，他只負責講經，這些他不管的。所以當時就是老和尚要上台念個開經偈，講完經要念佛迴向，這些都不會。後來簡居士跟日常法師報告說，現在法

師這些都不懂，不行，剃了頭，做一天和尚，敲一天鐘，還是要學一點。日常法師說好，就學講經前開經偈跟念佛迴向，還有早晚課，會就行了，不要教太多。後來，簡居士就去請祥雲法師來教。日常法師認為學這些就好，不能學多。

後來到華藏圖書館，韓館長就比較重視唱念。那時候每個農曆年過年我們都要拜三千佛懺，拜三千佛。那時候心裡也是很多的矛盾跟衝突，平常聽經，老和尚說學講經，要念佛，一門深入，不要去拜什麼懺，一尊佛就夠。現在要拜三千零五十三尊佛，自己心裡又打架。我們不會拜，韓館長也非常不高興，她說拜三千佛要跪拜。因為我們聽老和尚的經，也不會很主動去學這個東西。後來老和尚就把我拉到旁邊，拿兩個拜墊，就教我怎麼拜。所以，好，拜三千佛，後來普佛、大蒙山，後來又三時繫念、佛七這方面的。我們學的也是有限，像燄口、水陸，我們是沒有去學。過去還沒有做三時繫念之前，就大蒙山，後來韓館長請明訓老法師來教三時繫念。從那個時候開始，大家對三時繫念，覺得這個超度佛事跟我們修淨土非常相應，所以一直到現在，世界各地淨宗道場大家都一起來做這個佛事。

在學法器方面，當時只有韓館長帶我們練習。因為我們沒有去一些比較正規的叢林寺院住過，有些規矩、儀規方面，不是很清楚。在一九九八年，新加坡淨宗學會舉辦一次世界淨宗聯誼會，那個時候李會長在會議上希望我定一個淨宗的共修儀規。後來老和尚跟我講，他說你這個好像祖師在立法，你們隨便定，不可以。後來我自己想想，自己對這方面不是很精通、很通達，雖然做了這麼多年佛事，也不是很通達，所以也不敢冒然的去定。的確定下來，就像祖師定規矩一樣，這也不容易。一直到現在，全世界的淨宗學會可以說沒有一個儀規標準的範本。現在只是說我們不斷的在唱念方面

要求一些改善，然後有一些比較不正確的地方，我們發現了調整，提供給大家做參考。另外一方面，淨宗學會都是各自獨立，彼此也沒有管轄權，我們只能提供給大家參考，大家覺得可以接受，那你就採取；大家如果覺得不能接受，也沒有關係，現在是這樣的情況。所以我們淨宗到現在，共修儀規各方面，出入都很大。就連我們悟字輩的師兄弟們，每一個法師大概都有一些小小不同，因為我們平常沒有住在一起。有時候我們調整，他也不知道；他調整，我也不知道，所以這個當中都會有一點點不相同。這一點是我們當前淨宗比較缺乏的一部分。

所以這些年來有很多同修有心學，我是在這方面也相當猶豫。我在領眾這麼多年當中也體會到，自己感受到道場的法器，這些共修儀規一定有它的道理，不然祖師大德也不會去定這些功課。每個儀規，每一樣法器，時間的安排，這個都有它一定的道理。但是當時也不知道是什麼樣的道理，只是我領眾念了那麼久，自己有個感受，但是也說不出所以然來。後來老和尚印了夏蓮居老居士的《淨語》，裡面我們看到「迦陵音」這篇，就非常清楚了，原來法器唱念是我們淨土宗重要功課。我們法器、唱念這個原理原則都在裡面，當然它沒有講一些細節上、細目上的，這裡是沒有提，但是在原理原則上講得非常詳細。我們根據這個原理原則，然後在儀規唱念方面來改進，應該我們往後唱念儀規可以不斷的來提升。

今天我們就利用這點時間跟大家簡單報告夏老居士的「迦陵音」這篇，當然也沒有時間全部為大家介紹，就是選擇裡面，平常跟我們有相關的，來跟大家做個介紹。

【迦陵音】

我想應該有很多同修看過這篇。它一開頭就是：

【道場魚磬軍中令，號令不明眾難定。】

這兩句，第一句就是道場裡面有木魚、引磬、大磬，領眾的法器就像軍隊當中的號令一樣，信號。這個號令如果不明確，大眾的心就很難定下來，『號令不明眾難定』。因此我們大磬哪個地方押磬，磬敲在什麼地方，輕重、時機，木魚叫定心魚，引磬、大磬是指揮（信號），所以要明確，木魚要敲得穩，這樣一場共修下來效果才好，大眾心定下來，才有效果。我們學法器，這個當中要不斷的去講求，比如說我們拜三拜，這個拜三拜，我們不要小看，拜，每一個引磬，它時間的長短，第一拜、第二拜、第三拜，停頓時間，這個都要抓好。因為我常常在很多地方，維那敲三拜，拜下去，維那站起來，大家還趴著，就是他敲的引磬大家聽不清楚是第一拜還是第二拜，這樣大家心就很難定下來。這是有原則的，所以號令要能夠明確，第一拜、第二拜、第三拜、問訊，這個都要很清楚，大家跟才不亂。下面講：

【三昧欲修普賢行，首在如法辨邪正。】

『三昧』是正定、正受。在我們念佛，我們目標要達到念佛三昧。『三昧欲修普賢行，首在如法辨邪正』，「邪」就是偏差、錯誤了。「正」就是正確。

【散慢乖舛不相應，哪得袖手託無諍。】

『散慢乖舛不相應』，這是講我們在共修的時候如果很懶散、很輕慢，沒有恭敬心，敲的法器，「乖舛」就是敲得不順，共修下來就不相應，不管念經也好、念咒也好、念佛也好，或者唱讚，不相應。『哪得袖手託無諍』，哪裡可以袖手旁觀，對這個事情不重視的意思，就是和自己沒有關係，不要去關心這個事情。因為過去我們不懂，不知道這個重要性，所以往往有一些法器敲得不如法，我們也不知道怎麼去改正，也不曉得改。

像以前，一般學木魚，我在基金會，到圖書館要訓練一個敲木

魚的，訓練一個敲地鐘的，我們都要有一段時間的忍辱，要修忍辱波羅蜜，因為有的剛開始，新手上路不會敲。像基金會，日常法師的徒弟，如道法師，他敲木魚，我當維那。因為出家眾只有我們三個，日常法師他當老和尚，我當維那，如道師他敲木魚。如道師木魚敲得不但心定不下來，會讓你心更煩惱，他敲木魚就像劈柴一樣，就恨不得把木魚給它敲破。我當維那，實在是聽了非常痛苦、非常難受，但是他閉著眼睛又敲得很起勁，再說日常法師那個時候他也不講求法器，也不知道怎麼去跟他講，也不知道怎麼去糾正，也沒有人指導。

到圖書館，師兄弟多了，有一些人敲木魚、敲地鐘也是像劈柴一樣。當然敲得不好，大眾心很難定下來，心會生煩惱。所以以前我當維那，不是說這場法會共修下來得到多少功德，實在就是功德都被燒光了，因為一面敲，一面生煩惱。老和尚他也不教這個東西，他只負責講經。韓館長在的時候，哪些地方要改進，她會講；她不在，也沒有人給我們指導，都是靠自己去摸索，完全靠自己去摸索。我們看到夏老這篇的開示，才非常清楚的知道，原來這裡面有大道理在，有大道理。

【先師當年教不佞，圓通先從耳根證。】

夏老講這個『先師』，指哪一位老師，我是不知道，不過從這個字上看，「先師」講老師，當年教的老師。『圓通』是指我們修學圓融通達。像《楞嚴經》二十五位菩薩代表二十五個法門，每個法門都能達到圓通。觀音菩薩是修耳根圓通，大勢至菩薩修念佛圓通。念佛圓通跟耳根圓通它是有密切關係的，因為念佛要從心裡念得清楚，耳朵聽得清楚，嘴裡念得清楚。所以念佛圓通跟耳根圓通它是相關的。『圓通先從耳根證』。我們念佛從心裡念得清楚，口中念得清楚，然後耳朵再聽進去聽得清楚，念經也好、念咒也好、

念佛也好，所以「圓通先從耳根證」。這是觀音菩薩耳根圓通跟念佛圓通合起來修。

【六字四魚一聲磬，磬聲定與陀字並。】

『六字』就是南無阿彌陀佛，四個字就是阿彌陀佛。念六個字就是四個木魚，木魚敲在南、阿、陀、佛，四個木魚，一個引磬，引磬敲在陀字上，所以六個字敲引磬敲在陀字上。韓館長往生那個時候，老和尚就教我們去助念（念四字四音的），他就教我們引磬統統敲在陀字上（一下）。我們這裡念佛，我這幾天聽是敲在阿跟陀，現在不曉得大家要不要根據老和尚當年給韓館長助念那樣改過來？這個徵求大家的意見，這個我也不能用住持的勢力來壓人，這樣不好。因為這是老和尚當時韓館長在三軍總醫院叫我們師兄弟進去助念，他要求我們根據夏老所講的陀字上。今天我們當家請我講這個法器方面的，我提出來跟大家報告。因為我以前也都跟大家講過，有的他接受，改在陀字上，有的還是照原來這樣敲。當然我們也沒有權力去管人家，我們只是把這個提出來給大家參考，你覺得可以接受，你就改；你覺得不能接受，那你就不要採取，照你原來這樣敲。所以這是我們看到這裡，提出來跟大家報告，這是『六字四魚一聲磬，磬聲定與陀字並』。這個事情早年韓館長在的時候，也有很多人爭議要敲在哪個地方。後來老和尚說，夏老說敲在陀字上，一定有他的道理。老和尚也講得很輕描淡寫，我在旁邊也聽到了。後來韓館長往生，老和尚就叫我們這樣敲。另外就是：

【錯落模糊缺誠敬，初快後慢尤為病。】

這個是念經、念佛、念咒，這是一個忌諱。『錯落模糊缺誠敬』，「錯」是出錯了，地方敲得不對；這個「落」，就是漏掉。所以過去明訓老法師他教我們唱讚，我們剛開始在學維那，維那如果在打妄想，常常會把那個磬眼漏掉了。明訓老法師就講個笑話，他

說以前我們在敲法器，他說掉了一個大磬，大家都在桌下找，掉到哪裡去了？講了這麼一個笑話，掉了，就是漏掉，沒有敲。所以我們在打妄想的時候，很容易敲錯。這是我自己當維那的一個經驗，有時候在想其他的事情，你在念經，突然想到什麼事情，就會漏掉，或者敲的地方敲得不對，這是過去我自己有這麼一些經驗。所以「錯落模糊」，為什麼會錯？為什麼漏掉？為什麼會模糊？缺乏誠敬之心。這個誠就是當我們進行法事的時候，萬緣就要放下，一念不生謂之誠。敬是恭敬，不敢怠慢，非常謹慎，就不會出差錯。所以會出差錯，就是缺乏誠敬之心。

『初快後慢尤為病』，念經也好、念咒也好、念佛也好，開始很快，後來慢下來。大家念得正起勁，忽然把它慢下來，這個當中就不太順了。我們念經、念咒、念佛，也常常遇到這種情況。早上我們誦《無量壽經》，我看莊傳師一開始就快馬加鞭，我看莊淨師在旁邊給他比一下，後來就慢下來，這是調整他的速度。當然他慢得不是很明顯，是還好，但是照順序來講，應該先慢後快。好像我們開車一樣，一開始是一檔、二檔、三檔、四檔，正常速度，不要一下子弄到四檔，然後再把它拉回第一檔，這樣就車子走得不順。我們念經、念咒、念佛也是一樣的道理，先快後慢「尤為病」。

【忌澀與燥及生硬，粗厲飄忽雜衛鄭。】

這個學問都很深。『忌』就是忌諱，『澀』就是生澀，或者念了枯燥無味，很生硬，這個有時候念經、念佛我們都會有經驗。不然就是『粗厲飄忽』，這個音忽高忽低、忽大忽小。有人唱讚念得那個聲音，過去在華藏圖書館，韓館長常常罵人，有些居士他開口就念阿彌陀佛、阿彌陀佛、阿彌陀佛，韓館長進來：幹嘛！吃人，嘴巴張那麼大。像這個就是屬於這一類，「粗厲」，粗燥，好像你很嚴厲。有的人他念得飄忽不定，這個都是不正確的。

我們這邊念佛，佛號，現在念得大家都滿攝心，念得都不錯。我們這個念佛，這個算比較高聲念佛。高聲念佛，有時候我們要去調整他的音量，還有配合他的時間，還有大家念的精神狀況，這個也要講求的。比如說我們白天精神比較好，那我們這個念佛機聲音就不需要開得非常之大，因為白天比較不會昏沉。如果我們念二十四小時的，晚上正要睡，那時候開大一點，那個叫做提起精神。這個時間要配合，因為你一天二十四小時都開得很大，你聽久了就會變成噪音。我們使用麥克風的一些技巧，還有開音響聲音大小、它的時機，這個都要去注意。所以我們高音念佛的，你聲音開到適中，那聽起來非常攝心。所以我房間那個佛號，本來是開到最大，我覺得佛號念得很好，但另外一頭音響那種噪音就跟著出來，那聽了會不太舒服，所以我跟它調小，調小了，聽起來就非常安靜，非常攝心。所以我們這個是比較屬於高聲念佛，這個音量的控制，大家可以再研究一下。

大家念，有念佛機在幫忙助念，當然我們就力氣比較省一點。白天大家比較有氣力，聲音不要開那麼大，因為大家聲音已經很大，也希望大家能聽到現場念的聲音。如果念佛機開得太大，就會把大家念的聲音蓋過去，大家念的聲音就聽不到。但也不能開得太小，開得太小，大家聽不到念佛機的速度，念起來就會亂。所以要調到大家聽得很清楚，又不要太大，這樣來念佛，效果會最好。如果晚上念佛，或者念通宵的，這個時候就要加大一點，這是幫助我們破除昏沉。

【佛號魚磬穩相稱，勻靜綿密心不競，微妙和雅清而勁，不使一聲成餛釘。】

就是佛號每一句，每一聲佛號都要抓穩，抓得非常好。佛號，木魚、引磬要穩，相稱，然後『勻靜綿密』，就是綿綿密密，一句

接一句，「勻靜」，你自然心就能夠穩定下來。所以我們現在道場這裡念佛，念得都不錯，在音響方面，再稍微調整一下會更好。下面講：

【浩浩源泉流莫罄，萬派朝宗歸一乘，互融互攝以心聽，聽久轉凡能入聖。聞薰聞修聞自性，一根還原諸根淨。此是蓮宗真途徑，純以音聲續慧命。】

這個音聲就很重要了，因為我們蓮宗（淨土宗）就靠音聲來續佛慧命。所以這個音聲我們一定要清楚，非常均勻，不急不燥，不要燥、不急，也不能昏沉，讓他在一個非常平穩的狀態下，一句一句接著這樣念。念，『互融互攝以心聽』，這句就非常重要，我們用心，在念佛的當中用心來聽這句佛號。用心聽，你這個心就比較不會打妄想，妄想比較不會起來，你用心在聽。你這樣念，用心聽這句佛號，『聽久轉凡能入聖』，我們以這句萬德洪名的名號來薰習我們凡夫的煩惱心，薰久了，我們凡夫的煩惱心，就變菩提心，所以就能入聖。所以這個就非常殊勝。『聞薰聞修聞自性』，就是不斷的用這句佛號，用耳根來聞、用心來聞，薰習我們自性，把我們自性的阿彌陀佛啟發出來。

『一根還原諸根淨』，我們修一根，用耳根聽，聽久了，這一根還原，還歸到自性，其他五根都清淨了。你只要一根還原，其他五根都跟著清淨，六根清淨，這《楞嚴經》講的。『此是蓮宗真途徑，純以音聲續慧命』。我們淨土宗，「蓮宗」就是淨土，是真正的一條途徑。所以大家不要小看這句佛號，我只有念一句佛號好像沒有什麼，大家還要修一些什麼法門。實在講，你真有信心，這句佛號成佛有餘。為什麼要講這麼多法門？信心不夠，疑惑太多，所以要輔助。如果你真有信心，實在講我們現在連三時繫念都不用做，就這句佛號，就這樣二十四小時念，你就成佛了，大家相信不相

信？信心還是不夠，所以老和尚講一句佛號念到底是上上根人，你真懂了，真正深信不疑，這句佛號就夠了。

但是我們不是上上根人，總是有些疑惑在。似乎我們都沒有疑惑了，我們想像，我們都很相信，我聽老和尚講，我沒有疑惑了。過去黃念祖老居士，我聽他的錄音帶，他給人家解答問題，他說淨土宗的修學三個條件，信願行。很多居士跟他講，我們都相信，沒有懷疑。黃老講，沒有事情的時候，大家都不懷疑，都相信。他說事情一來，就不相信，就有懷疑。我們聽非常有道理，事情沒有來的時候，我們沒有懷疑；事情來的時候，就知道信心夠不夠。我舉一個例子來講，比如現在人家罵你一句話，你難過不難過？如果你還會難過，那就是有懷疑，你信心還不清淨。你信心清淨，則生實相，就不會生氣。所以這個就是說我相信，我也相信，不相信我還會出家嗎？還會講淨土經嗎？但是信是信，有沒有達到經典講的這個標準？信，信到不懷疑，這個很重要。所以你真信，那真的一句佛號就可以，事實就是這樣。問題，信心夠不夠？夠，我們都跑到山上來念佛了，平常每一天都是念一句佛號。似乎信心夠了，但是信心不能光嘴巴講，要禁得起考驗，一個境界來了，你還是深信不疑，這個才算及格。

另外有一些人他有疑惑，他自己不知道，以為自己沒有疑惑，以為自己信心堅定，這類的人也非常多。所以信這個字比較難，這個也不是我講的，釋迦牟尼佛講的。大家讀《無量壽經》、讀《彌陀經》，我們不是常常在念《彌陀經》嗎？這個法門叫做什麼，大家知道嗎？好像大家還不知道，所以我就講了，難信之法。佛在《彌陀經》、《無量壽經》講這個法門叫什麼？難信之法，信真難。你真信了，不難，就很容易。難在哪？信。所以過去外面有一些法師，他們說淨土法門是難行道。我說錯，佛不是這麼說的，佛是說

難信道，不然我們來看《彌陀經》、來看《無量壽經》，你那個難行道出在哪一部經？是難信道，是難信易行，是易行道，但是難信，難在信。你真信，你就發願，你發願你一定專念佛，你就不懷疑、不夾雜、不間斷。

信願行道理很深，大家也不要小看這個好像沒什麼，三個字而已，看起來很簡單。實在講愈簡單的東西它就愈高深，愈複雜的東西它是愈低。所以過去黃老講，我一九九〇年到北京去，老和尚叫我拿他老人家寫的《華嚴念佛三昧論》的稿去給他校對。我去拜見他，我請教他密宗的事情，他說現在修密的人都修得很低，現在都修低級的。我說什麼叫低級的？他說很多儀規、很多壇場，很複雜，那是低級的密法。我接著就請問，什麼叫高級？他說最高級的密法就愈簡單，什麼儀式都沒有。那個咒語，往往只有一個字的咒語，他說那是高級的；低級就很多很多。後來我從他的開示當中也領悟到，淨土宗阿彌陀佛四個字，原來是高級的佛法。真的，這四個字就能幫助你成佛，你相不相信？如果你真正相信，你在山上念一個禮拜的佛，你就成就了。《彌陀經》講，若一日到若七日，你一定成就，但是信難。為什麼難信？因為他有疑惑在。

所以夏老在《淨語》裡面也講，疑根是最大的障礙，常常有疑自己不知道，「疑根便是鐵圍山」，就像鐵圍山一樣。因為我們有疑，很多疑惑，所以佛才要講這麼多經。大家想是不是這樣？他講那麼多經，目的是什麼？斷疑生信。現在我們聽老和尚講淨土三經、淨土五經，我們疑還是斷不掉，所以要再來個《金剛經》，再來個《發起菩薩殊勝志樂經》，再來個《地藏經》，再來個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，這大帖藥再下去看這個疑能不能斷掉，因為我們疑太多了。實際上這是很簡單的一樁事情，但是就是我們信心不夠，所以才要講這麼多，主要是幫助我們斷疑生信。所以還有疑怎麼辦？

老和尚的經多聽，看你哪一方面，在生活當中遇到哪方面的問題，你就這方面多加強。我是過來人，以前也覺得我很有信心，結果就像黃老講的，沒事情的時候，都不懷疑；事情一來，疑惑就一大堆。

我舉出一個例子，我們現在念佛的人，你想想，我們還在這個世間，你能離開這個世間的生活嗎？你能夠離開你的事業嗎？能夠離開你的家庭嗎？你能夠不跟人相處嗎？能不能？我念佛，什麼都不要了，也跟人家講話，什麼都不要，什麼事情都不要做了，行嗎？行不行？不行，你還是要吃飯。吃飯怎麼辦？還是要有人去煮，你還要工作。我出家大概就不用工作。出家的事情更多，你請問我們當家的，從死的做過來，她不會跟你講心酸，不好做，出家人的事情更多。還沒有穿袈裟，嫌事多；穿了袈裟，事更多。這些事情我一定要做嗎？我不做不可以嗎？你也可以試看看。

過去我們圖書館師兄弟很多人做得心裡煩，我大師兄（悟本師兄），道師，人家在家居士還有國定假日，還有星期六、星期天可以放假，我們出家人二十四小時待命，這樣會了生死嗎？我們都沒有時間自己來修行、來念佛。我們到山上去閉生死關，他說圖書館不要了，跑（他約我跟他一起跑），到山上去。我就跟師兄報告，我說師兄，這樣恐怕不太好，師父、館長都不在，我們兩個人都跑了，這樣不好交代。我說這樣好了，如果你要了生死，我當然沒有理由給你阻止，當然要成就師兄。師兄你出家比我早，你做得比我多，我成全你去山上閉生死關，這個道場我還是留下來，不然師父回來不好交代，全部都跑，你了生死了，再換我去念。他真的就去了，當時有一些開計程車的師兄弟，就給他找米，還有在台灣有個悟空法師，以前他還沒有出家，他俗家姓楊，他在石碇有個空地，蓋個鐵皮屋給他住，然後他太太給他煮三餐，包括洗衣服。他一天

的工作就是關在裡面負責念佛，時間到，有人會送飯來給他吃，衣服也不要洗。好，他真的沒事了，去念，念了一個月，他老人家下來了，穿了一雙雨鞋，我說師兄是不是了生死了？他就有意無意的說，我要買蠟燭。都要往生極樂世界，買蠟燭幹什麼？我就知道大概在山待久了，想到山下來逛逛街。我也不好意思給他漏氣，因為他是師兄。這個話我也不好講，這個由師父去講比較好。

後來師父老人家從美國回來，悟本呢？我說報告師父，他去閉關，了生死，閉生死關。師父就很大聲，他閉什麼生死關，悟本他不用功，就沒問題；他如果一用功，保證他著魔。我說師父，不對，你平常講《彌陀經疏鈔》，不是叫人家放下萬緣，趕快去念佛了生死嗎？師兄要去了生死他沒有錯，也是聽你老人家講的，依教奉行。師父聽我這麼問，看到我一臉茫然，他又更生氣。後來師父說，我告訴你，修行不是那麼簡單的，悟本他真的如果要去了生死，叫他回來講一部《彌陀經疏鈔》再去念，修行就像開保險箱那個號碼鎖，有一點點偏差，沒有對上就打不開。後來聽到老人家這麼開示，我有一點點體會，但是還是有點疑惑，因為師父平常就叫我們要放下，什麼統統放下，就是去念佛。您老人家都是這麼說的，師兄他就聽到這一句，他就要去拼生死關，我還是疑信參半，這時才知道什麼叫做疑。遇到這個事情，疑惑就來了，信心就不純了。

就把他找回來，你就給我好好待在圖書館，不要亂跑。看到師父回來了，他也不好意思跑，但是他私下跟我講，道師，我真不信邪，我還是要去拼，我到四樓倉庫去念，吃飯不要叫我，結果他就到四樓倉庫去念佛。吃中飯的時候，我就請師父老人家，師父我們去吃中飯，那時候齋堂在四樓，我們走過書庫，師父就問悟本？我說師父，他在裡面念佛。他說幹什麼，打佛七？我說師兄還要再拼生死關，他不信邪。師父老人家沒說什麼，就笑笑，我們就去吃飯

。他也沒有吃，結果到第二天凌晨，大概二點多或者三點多，正好睡的時候，那時候我們兩個人睡在五樓的佛堂，有個房間。聽到佛堂怎麼三更半夜有聲音，會不會小偷進來？我很緊張。好像打開抽屜在找東西，我就起來看，看到師兄，我說師兄你不是要閉生死關，怎麼跑上來幹什麼？他說我感冒了，我上來找感冒藥。我說你一心不亂沒有得到，先得到感冒。我師兄他昏沉蓋比較重，他念佛的時候，一坐下去他就打瞌睡，根據我的判斷，他一定坐著念佛念到睡著了，那時候天氣比較涼，沒有蓋棉被，著涼了，所以感冒了，上來找感冒藥。

後來師父跟館長看看，這個亂搞不行，搞出問題，麻煩。老和尚就私下問我，你師兄到底平常怎麼樣，你知道嗎？我說師兄就常常看師父、館長帶著悟德師去美國，心裡頗有微詞，他覺得你們都去美國，他在這裡死守圖書館，心裡有點不太平衡。師父老人家就跟我說，好，那我就叫悟本到美國去。第二天就跟館長講，就幫他訂機票，然後要送他去美國。那時候師兄他還不太願意去，還在三心二意，一下要去山上閉關，一下又想去美國。後來莊行師，他那個時候還沒有出家，我們兩個人硬把他架上車，送他去機場，然後把他推進去，他趕最後一個上飛機。結果被關在達拉斯關三年半，去那邊關三年半，做達拉斯佛教會的開山祖師。

後來又有一個悟相，比我們師兄更年輕，他是悟照師的戒兄弟介紹來的，到圖書館，館長給他取個法號叫悟相。他去達拉斯住了半年，什麼工作都不做，常常到外面去攀緣，居士供養他很多錢。回到道場，他都不幫忙工作，回去吃道場，居士供養他都放在自己的口袋裡面。後來他就不想住在美國，他回來，他說他要去閉生死關。我說我們大師兄閉一次已經失敗了，你還要去閉嗎？他說我不相信，我決心要去閉生死關。大概他有一點錢，想說應該去閉關可

能會用功。我說你怎麼閉，要去哪裡閉？我說大師兄以前楊居士給他一個鐵皮屋，你要不要去那邊？他說不要，我要到南部。我說你南部要住在哪裡？他說我只要一個貨櫃就可以了。他真的到台南淨宗學會，找台南淨宗學會的同修替他找鹿耳門那邊田比較沒有耕種。然後那些同修，真的去給他買個貨櫃，放在田當中，就讓他在田當中念佛念到了生死。

他說閉死關，就是要進去念到往生。我說閉死關，誰給你護關？他說不需要護關。你吃飯怎麼辦？他說他都不要見人。我說你買一些米、菜總是會吃完，如果你一個禮拜就念佛功夫得一心，那就往生了，當然這些糧食夠你吃。如果萬一還沒有得到一心，你還是要繼續吃，你不見人怎麼辦？他說我晚上出來。我說晚上出來還是一樣見，白天見跟晚上見不是一樣嗎？怎麼勸他就是要去閉生死關。後來，他也沒有跟我講，偷偷摸摸的叫我們四樓一個陳居士把他送到台南去。去，大概閉了三個月。後來老和尚到台南成功大學去演講，照了一些照片回來，我就看悟相怎麼跑去聽，他不是閉死關嗎？後來也閉不下去。後來身體很不好，所以後來他就研究水晶，他也送我好幾顆。我看他胸前掛十幾串的水晶，他說我現在都靠這個水晶在活命，沒有這個水晶他命就沒有了。另外在研究泡普洱茶，他說師兄，你哪天來我那邊，我泡上好的普洱茶請你。我到現在還沒有機會去給他請普洱茶。後來變成研究水晶跟泡普洱茶。

我的大師兄從美國回來，在嘉義現在弄個西林寺。上個月我三哥，福定法師在嘉義縣當選嘉義縣佛教會理事長，我師兄被選為監事委。我們看到我們師兄弟這些修學的過程，也都是我們的善知識，他也是啟發我們的善知識，表演給我們看。因此我們從這個地方就可以理解到，淨土法門難在信。所以常常我們自己有疑惑，自己不知道，以為自己真信；對這個法門認識不夠，也就是說還沒有辦

法真正做到老實念佛，還沒有辦法做到。因此，往往我們雖然發一個好心，要去閉關、要去衝，結果都失敗。所以我看到師兄一個例子，我本來自己常常有這個念頭想要去嘗試，後來看到師兄一個修學的示現，聽到老和尚的開示，再看到悟相師，他又再做一次示現，我也知道這個當中也不是我們想像中那麼容易。

所以難在信。這一點我們念佛的同修必須要明白。因此老和尚現在提倡《弟子規》跟《十善業道經》，就是讓我們不能老實念佛的人，做一個補習功課。所以他老人家說《弟子規》跟《十善業道》是我們老同修要現前補習，新同修叫認識，認識這兩樣東西，老同修叫現前補習，因為我們現在缺乏這個基礎，因此修任何一個法門都會產生一些障礙。這個障礙出現，我們就退轉了，信心就馬上沒有，這個是實際狀況。因為我們生活當中，我們面臨的事物很多，在整個現實生活當中遇到的人事物、遇到種種的事情，很難說你都沒有疑惑，你都能夠迎刃而解，這一點就不容易了。因此現在老和尚提倡這個，我們也要多留意，這個幫助我們念佛功夫得力。所以《弟子規》跟《十善業道經》幫助我們念佛功夫得力的，等於是助行。

如果我們是真正老實人，真的一句佛號成佛都有餘了，當然《十善業道》、《弟子規》都具足了。現在問題是我們沒有辦法做到真正老實念佛，因為我們自己煩惱妄想起來的時候，自己不知道，自己會隨順自己的煩惱妄想放縱，你自己沒有辦法去轉煩惱為菩提。我們在生活當中，比如說你們都有家親眷屬，那你遇到這些事情，你真放得下嗎？比如說你兒子，你兒子多壞，好，你現在你放得下嗎？你真放得下，可以；放不下，就不行。我在台灣常常遇到很多同修，念佛的同修，他的兒子吸毒，遇到這個情況，你放得下嗎？沒辦法，哭哭啼啼。所以我早年在高雄淨宗學會去那邊演講，在

岡山有個居士，她的兒子吸毒，回來向他母親要錢，要不到錢就打他母親，她是念佛念得很勤，遇到這個情況，她佛就念不下去。這是舉出一個例子。那我們生活當中點點滴滴非常多，自己的父母，家親眷屬，什麼事情，事業上的問題，方方面面，問題來的時候，你都能夠處得很恰當嗎？這些事情，這些問題都會影響我們的信心，都會讓我們產生很多的疑惑。

所以我這些例子也是重複一直在講，因為重複一直在講就是大家的問題。我們聽老和尚的經，一定要舉一反三，觸類旁通，不能夠死在言下。你如果死在言下，那你又不能變通，就會有很多障礙。像老和尚講的，就是鍋漏匠這個例子，我們台北陳永信居士，他也是很想當鍋漏匠。但是旁觀者清，當局者迷，我在旁邊給他看一看，他是很想當鍋漏匠，但是他沒有當鍋漏匠的條件，為什麼？放不下。他家那個店放不下，他開燈飾店「燈王」，我說你那個燈王你放得下嗎？交給你兒子，你放不掉的。你的財產統統去布施，放得下嗎？放不下，放不下要做鍋漏匠做不成。大多數的人要學鍋漏匠學不來，那是上上根人，他就一句佛號就念成功了，真放得下，那可以。大部分的人要修什麼？印光祖師提倡的《了凡四訓》、《太上感應篇》、《安士全書》，要修這個。祖師大德看得很清楚，絕大多數的人要從這個地方去扎根基，你念佛才有成就。你打個佛七才會進步，沒有這個基礎，這個當中常常會有些障礙，所以要有這些理論基礎，《了凡四訓》、《感應篇》、《安士全書》這些理論基礎。尤其《了凡四訓》這部書，如果有這部書的理論基礎來念佛，就可以，也能夠成就。

所以我們細細想一想，印光祖師，大家都知道他是大勢至菩薩化身來的。大勢至菩薩修念佛圓通，是念佛的專家。念佛的專家為什麼還提倡這三樣東西，一生當中印得最多？我們也不能不去留意

這一點，一定有他的道理。我們經過這麼多年修學，還沒有達到經典講的標準「一心不亂」，我們就要好好的回過頭來，從這三部書再好好來來修學，我們一定還有很多事情放不下。《了凡四訓》真讀通了，那真放下，知道「一飲一啄，莫非前定」，相信因果報應這樁事實。孔先生給他算命算得很準確，所以他心能夠定得下來，跟雲谷禪師對坐三晝夜，不瞑目。這是我們助行，現在再加上老和尚提倡的《弟子規》跟《十善業道》，這個就更圓滿。如果我們要以《弟子規》、《十善業道》，加上《了凡四訓》也可以。如果再加上《感應篇》，這個都相關的，《安士全書》都相關的，那更好。如果我們沒有那麼多時間，抓住這兩樣東西，再配上《了凡四訓》的理論基礎來修學，應該我們這一生念佛，最起碼能達到功夫成片，應該沒有問題。有這個基礎，我們再以這個念佛的方法來念，一定能夠達到預期的效果。打個佛七，可以達到預期，一心不亂；如果沒有這個基礎，那就比較困難，就要看各人他的善根福德因緣。

下面有幾句話，我們把它念完：

【統收八教無餘賸，唯佛與佛乃究竟。】

念這句佛號，蓮池大師也講，「圓攝五宗，該羅八教」，統統包含在這句佛號裡面。所以這句佛號不容易，非常不可思議。所以我們不能看輕說一句佛號好像沒有什麼，實際這句佛號涵蓋所有一切世出世間法。『唯佛與佛乃究竟』，這是佛跟佛才能究竟。這篇文章相當的長，我們同修大家有時間可以在這裡面多去揣摩，配合我們平常在道場共修，我們根據這個來切磋琢磨，來改進我們一些唱念儀規方面。所以在唱念儀規方面，把這些細節上能夠做得愈詳細愈好，對我們共修愈有幫助。所以我們每一次共修，都會有相當好的一個效果。

最重要的，我們念佛，剛才跟大家講，也不能離開現實生活，你也不能離開家庭，不能離開社會，還是要跟人相處。所以除了在念佛堂，心能夠有一個短暫性的清淨，走出念佛堂跟人接觸，一定要把佛教導我們這些待人處世的道理運用上。比如說現在老和尚提倡的《弟子規》，我們一定要把它運用上，這樣才能幫助你念佛快速的達到功夫成片跟一心不亂。如果你在平常生活當中待人處世，你都不懂得這些道理，做事情常常做錯事情，你怎麼念都達不到這個效果。功夫成片就是說你念佛堂念佛得到清淨心這個功夫，要跟你整個生活融成一片這個才叫功夫成片。不是我在念佛堂功夫成片，走出念佛堂又不成片，那這個不是真正的功夫成片，大家一定要懂這個道理。你在念佛堂得到功夫成片，你走出去跟外面接觸還是一樣，跟你整個生活打成一片，那就成功了，這個一定要知道。不然你在念佛堂心滿清淨，出去心就不清淨了，這個功夫還沒有成就，一定要覺悟。你要跟生活融成一體，老和尚現在提倡這就很重要。你常常做錯事情，你心裡常常不安，你念佛怎麼會達到成片，一心不亂？常常講錯話，常常做錯事情，障礙就一直出現，你自己也不知道錯在哪裡。所以這兩樣東西，信願行幫助我們行，念佛是正行，這是助行，這個助行幫助我們念佛正行，非常重要。所以我們一句俗話講，「不聽老人言，吃虧在眼前」，你不聽老人家的話，吃虧是自己，薑還是老的辣。

好，我們時間到了，我們念佛迴向。